

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



在醒来的土地上

叶辛 著

叶辛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



在醒来的土地上

叶辛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醒来的土地上 / 叶辛著. -- 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8.2

(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154-0754-8

I . ①在… II . ①叶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8891 号

出版人 曹宏举
策划编辑 王延新
策划支持 文钻图书·傅兴文
责任编辑 王延新
责任校对 康莹
封面设计 信宏博·张红运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625 印张 1 插页 292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长篇创作之路

1975年深秋

连绵无尽仿佛永远落不完的秋雨仍在下，茅草屋里光线昏暗，灰色的泥土墙上留着秋季污垢的水痕，我趁着雨天仍在写作。

这已经是插队落户知青第七年了。

房东家的儿子小水发，大名叫做匡发的，从公社邮局给我带回了一封信。看见我桌子上写好的一迭稿子，拿起来翻了翻，说：

“你写得这么辛苦，以后会不会出版噢！”

语气完全是怀疑的。

我用一句大实话答覆他：“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你看到的这些稿子，有一天会印成书的。”

他瞪大了将信将疑的眼睛，叫起来：“你这么有把握？”

我肯定地回答：“有这信心。我还相信，有一天我会出版厚本的英文版的书。”

小水发在公社中学读初中二年级，课文中有英语，他时常抱怨，当农民，学英语有什么用？他还不喜欢我读书写字，放学以后，希望我和他聊天、摆龙门阵，要不跟他上山坡

去玩耍，抓鸟雀儿。

2016年5月18日 22:56

澳洲的网络上发了一条消息。全文如下：

叶辛小说《孽债》英文版在悉尼首发成功

2016年5月18日，澳洲华人迎来了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喜事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叶辛抵达悉尼，应邀前来参加澳大利亚悉尼作家节活动，出席《孽债》英文版的新书发布会。

会场在悉尼CBD最大的老字号文学书店，出席发布会的有西悉尼大学副校长赫尔姆斯教授，人文学院院长彼得教授，出版社社长印迪克教授，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张英保文化领事，悉尼怀阳市长伊顿先生和夫人，澳大利亚中国知青协会之长李素文、名誉会长许昭辉、孙晋福等。

澳大利亚中国知青协会的知青和华人华侨都慕名前来，给之以热烈欢迎。知青和

嘉宾们踊跃的买书让叶羊老师现场签名，场面非常热烈。叶羊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取得了圆满成功。

《孽债》英文版由西悉尼大学、SBS电视台总学幕师韩静博士翻译，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出版社Giramondo出版发行，书名为《Educated Youth》，封面采用了叶羊青年时期在贵州拉手风琴的照片，上半部像是风起云涌的天空，喻示着波澜壮阔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代知青。《孽债》英文版的发行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成果，对于澳大利亚及西方读者，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了解知青的历史和故事有着重大的意义。

网络上同时配发了26张照片，把书店里挤满了读者和许多社团的华人、华侨的情形，传达给了网络读者们。

抵澳生活20多年的黑龙江知青孙永新告诉我，书店经理一再对他说：想不到，想不到会

有这么多读者到来。我们书店搞作家新书首发，就是来七八个人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就双方感兴趣的 topics，聊一聊，喝点咖啡，让作家签个名，然后就散了。

我得实事求是地说，首发这天挤满在书店里的读者，约七成是华人、华侨，三成是澳洲的白人。

我以为接下来的两场活动，可能也是这样。但是事实上不像我预料的。

2016年5月19日 23:08

隔开一整天，19日的晚上，网络上又发出一条消息：《孽债》英文版悉尼受捧，一日内首批书籍销售一空。全文作照录如下。

今天在悉尼北区的车士治图书馆(Chatswood Library)举办了中国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在悉尼《孽债》英文版发行的专题演讲，悉尼的读者对叶辛先生“孽债”英文版充满兴趣，网上预约报名参加人数超过限额，会场人数爆满，演讲过程中作家与读者互动气氛

热烈，《孽债》小说不仅中国人喜欢，英文版也受到外国读者的热捧，他们也想了解知青历史，大家争相购书，排队请叶羊签名，首批出版书籍在一天内已销售一空。

讲座由悉尼国际作家节凯斯女士主持，她首先向读者介绍了叶羊先生以及《孽债》英文版的翻译者韩静博士。

现场播放叶羊先生生平的纪录片，由韩静博士制作英文字幕，片子讲述了叶羊先生知青时代及其写作之路，全场观众看得聚精会神。

叶羊先生向读者讲述了《孽债》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、故事起源、构思的意向和情节的创作过程，韩静博士做现场翻译。

悉尼的外国读者们从澳洲社会和生活理解角度出发，就什么是知青？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运动？知青时代教育资源是应缺乏等各自关心的问题，向叶羊先生求答。

叶羊先生逐一给予解答，既深层次的

帮助读者解析问题，又不乏诙谐风趣，给
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在场听众对叶辛
先生的小说创作感言和问题解答报以热烈
的掌声。

同时配发了现场的17张照片；在场的
观众百分之九十是西人，华人华侨仅占了
百分之十。

2016年5月22日 20:23

三天以后的5月22日，网络又发出第三条
和我有关的消息：著名作家叶辛与著名作家贾
佩琳悉尼对话，因也和《孽债》的英文版有关，
全文照录如下：

为期一周的悉尼作家节(Sydney Writers'
Festival)是全球最盛大文学节之一，今天在美
丽的悉尼大桥湾作家协会会场，中国著名
作家叶辛先生与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贾佩琳
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话，叶辛以他精彩动人
的演讲圆满成功地结束了在作家节的最后

一场活动，他的三次演讲均受到澳洲文学爱好者的极高评价和认可。

今天的“对话叶辛”活动是收费的(每张入场券15澳元)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慕名而来的几乎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特本地的文学爱好者，全场爆满。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贾佩琳(Linda Jaivin)主持了这场对话，她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和汉学翻译家。《孽债》英文版的翻译韩静博士担任现场翻译。

贾佩琳女士先向大家介绍了《孽债》这本书，并依据她本人对中国的了解，就这本书的内容、环境和叶辛先生本人的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深入而又尖锐的问题。例如，是怎样的一种情形？一种状况？一种历史背景下？使得那些知青可以舍下丈夫、妻子和孩子而又无反顾地加入到返城大潮中去。这是不是跟中国传统的以家为重的家庭观念背道而驰？叶辛先生从知青运动的始末，当时的城乡差别，返城政策和有关规定，上海的生活环境和压力等方面，

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让澳洲的读者深切感受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生动性。对话过程中，作家们还就伤痕文学及时代大背景等问题进行探讨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听众提问举手的非常之多，积极性非常之高，最后主持人不得不限制每个人提问时间，遗憾的是仍然有很多举手的听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提问。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文学与思想的对话，韩静博也非常专业的现场翻译，准确快速地表述了叶辛的回答，真可谓天衣无缝，非常圆满。听众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。

活动结束后，叶辛先生还接受了悉尼文学文艺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SBS“事实栏目”的记者采访。

报道配发了现场的三张照片。

41年过去了，小水发，当年房东家的儿子，今年已经五十多了，他还是一个农民，我们仍保持着联系。我把以上新浪博客的三篇报道，

都转发给了他。

他很爽快，及时地回复我：“当年你没胡扯，今天你如愿了。”

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他当年以为我的话是胡扯。

其实，在《孽债》翻译成英文版之前，我也有过作品译成外文，中篇小说《玉娃》翻成过英文，《家教》译成斯瓦西里语，部分散文、随笔常翻译成英语、日语，《孽债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由越南中央新闻社的吴彩琼女士翻译成越语出版。《陈跑岁月》《孽债》两本书，多次被告之要翻成外语，但是始终没有如愿。九十年代时，一对美国夫妇曾动手译过《孽债》，前后历经三年，最后给我写来一封抱歉的信，终于放弃了。他们甚至还给译成放了名《五子寻亲记》……经历了这一切，看到厚之一本《孽债》的英文版放在眼前，并且进行了首发活动，我终于忍不住把这几条书讯，转发给了我的农民伙伴袁玉发，不是向他炫耀，只是告诉他，厚之一的英文版的书，出版了。

我也想借此告诉所有的读者朋友，长篇小说的创作之路，长篇小说的走向世界之路，是艰辛的，漫长的。

也以此作为这一套长篇小说丛书的序吧。

2016.6.12. 澳洲归来于上海

叶辛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对于这样的题材，作者既不是按照知识青年下乡生活的顺序，空洞地写他们如何“过三关”的经历，也不单纯地写他们艰难、困苦乃至悲惨的遭遇，而是以爱情为主线，着意描绘几种类型知识青年的性格、理想和命运，刻画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，塑造了不同的典型形象，读来引人思索，使人激动，激人上进。

这部书文笔清丽，描写细腻，通篇洋溢着上海知识青年在贵州山区生活锻炼的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我把此书献给成千上万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们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段岁月，是永难忘怀的。

——叶辛

原序：永在流动的青春河

不知不觉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已经快五十年了。

近年来，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，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；不断地有人来约稿，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；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，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、研讨会；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，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、接近完成的本子，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。仅近半年多，光这样的本子，我就拜读了好几部。就在上个月，我去黑龙江图书馆演讲时，还收到了哈尔滨知青们送给我的厚厚两大本哈青文选。为的是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年。

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，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，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，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，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。

最近以来，一些有了空闲、一些事业有成、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，经常以“永难抹去的记忆”、“难忘的岁月”等题目，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、回眸和述评。让人不由得会引出“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，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……”

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。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，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，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五十周年。

五十年了，半个世纪啊！真是人生易逝，弹指一挥间。

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，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，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，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：是啊，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，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，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。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，问出的一些话题，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。比如有一个问题是：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，究竟是多少人数？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，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，有的则号称三千万？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，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？

当然，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。但是，时间只是过去了四五十年，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，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。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，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。那么，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，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？重复地、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，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？

有人说，知识青年，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。

有人说，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，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。

有人说，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，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。

有人说，知识青年的自省、忏悔和反思，是我们民族自省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因为这一代人已是社会的中坚……

有人说，什么中坚啊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。不是吗，再过二十年，我们都难相会了。

有人说……

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，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。

我也曾是一个知青，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，经历了“文

革”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。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。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，故而对于那段生活，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，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。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，我也仍记得，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。我也想忘却，但我不会忘却。

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，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、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，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，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。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。

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。

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，一天也不多，一天也不少。我想，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。插队十年，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，我一共写了七部：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、《风凛冽》、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、《爱的变奏》、《孽债》、《客过亭》。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、随笔。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，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，汇聚拢来竟有近十本。这些作品的汇集出版，我想，无论是对于我，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，对于知青的下一代，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每当我参加图书馆、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，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、书市，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，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，挤上前来，遗憾地对我说：他是一个知青，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，可惜一直没搜齐。我想，叶辛长篇小说书系八卷本的出版，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。

在这些书里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；我说过我的青春、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，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；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